

如何改變死氣沉沉的大學教室風景？

李淑菁

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副教授

一、前言：大學課堂的挑戰

有任教許久的教授抱怨他開的通識課的中間休息時間，學生跑了一大半，到最後一節的 TA 時間，再跑一大半。他說他決定以後每次上課要點兩次名。聽到他的做法，我很為她擔心，一則這只會讓學生更惱怒，讓師生關係更雪上加霜，對學生的學習更為不利；再則，這作法只會讓自己更為洩氣、對教學更沒自信。

有些老師要點名，因為害怕。害怕可能出現空蕩蕩的教室、害怕學生自主能力不足，流於懈怠，以致於動不動不來上課，使得學習無法銜接。因此，寧願將學生立置在固定位置上，想像著「多多少少可學一些」。然而，學生睡成一片或身在座位、心在手機世界中的景象，反而進一步讓老師自己的心更受傷。

中小學教師在養成過程中都有教學相關訓練，但許多大學教授從小可能就很會念書，或擅於考試、解題、研究，直到拿到博士學位，將自己置放在大學教室中。他/她可能不擅於表達、不擅於設計讓學生感興趣的課程，唯一的方式就是把教材內的知識囤積塞進學生腦袋裡。這些無法跟生命、社會、世界連結的知識，較難激起這一代學生的興趣，因此大學教室中的人形立牌或一片睡海現象就不難想像。

筆者想先從社會變遷開始談大學課堂的挑戰與回應。在過去工業時代，以往福特主義（Fordism）教育方式帶領著臺灣經濟與社會的發展，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；然而今日の後工業時代，臺灣社會需要後福特主義（post-Fordism）的教育型態。「福特主義」指涉福特汽車公司在 1910 年代採取的生產模式，以機械化、自動化、標準化形成的線性作業模式，提高了產品標準化程度，然而工作任務被分割為小塊，很快即可訓練勝任的低技能工人能夠上生產線。1970 年代之後，由於全球化、資訊科技、傳播媒體、消費文化等快速發展，工業國家先後進入後工業時代，臺灣約在兩千年左右，生產模式也由福特主義的大量生產轉為以彈性、及時生產為主的後福特主義。

當然，教育不一定要為產業服務，然而隨著時代推演，教育如何調整以因應全球化與社會變遷，是教育界必需共同思考的重要議題，尤其即將進入人工智慧時代的教育方式，該如何隨之調整？

我們先思考大學大班制授課（lecture）能否培養未來需要的人才。從產業歷史發展來看，在工業社會，我們靠體力賺錢；進入資訊社會，腦力是一切；隨著機器人、AI 人工智慧的發展，進入互動社會，你那顆溫暖的心與互動溝通能力，才能讓學生不為機器所取代。

換言之，講授式的課程可能再也無法符合現在大學教學現場的需求，至少在我的專業課程領域中如此，唯有高度參與，才能激起學生興趣與熱情。講授式課程，很容易、也很快就被線上教學取代，而且可能教得比我們都好，大學教授在教室中的角色與作用也應隨之改變。

二、將舞台還給學生，讓學生成為學生的老師

2009 年開始在大學任教以來，一開始我回想著以前大學教室的樣子，思考著大學教授「應該」怎麼教，再加上個人的學習經驗，從一開始純粹講授、部分影片引導討論，到近四、五年來，我逐漸退位，將舞台還給學生，讓同學之間彼此學習。每一學期，我都有新的實驗式做法，例如讓學生自行連結實際場域、觀察問題、解決問題，在這學期，我嘗試把評分權交到學生自己手上。

課程不以理論先行，也不以「囤積知識」（banking knowledge）為目的（Friere, 1990）。課程中，文獻的閱讀只是帶領我們思考、並反芻臺灣的狀況，並非「教科書」般的定理或定律。課程希望藉體驗、實作、影片討論、相關閱讀與討論，以及問題提出的訓練，使學生能夠具備教育與終身學習基本素養，俾使不但能轉化自我，也能重新用教育與終身學習的觀點省思教育與自己、自己與社會的關係，重新理解社會現象，產生改變的力量。就如一位學生所言，從一開始害怕自己的想法不一樣，到後來發現沒有所謂的對或錯。他在期末總作業中寫著：

我非常喜歡大家分組討論的部分，期初時，我會有點害怕自己的想法會不會跟大家相左，但經過一個學期的練習，我發現多樣化的想法才能讓我們成長，用各種角度跟面向去討論，都是沒有對錯的。

也有同學談到這課程最具價值的是「總能聽到來自不同背景、不同立場的想法」，自己也在過程中成長。

每一次的討論都會由衷佩服其他同學的邏輯還有觀點，但也同時發現自己一點一滴的成長，尤其是每次討論的分組方式都不太一樣，所以總能聽到來自不同背景、不同立場的想法，我想這也是這堂課極具價值的地方。

播放的短片能夠引發學生思考，之後接續的小組討論，也有許多的釐清。

很喜歡老師在上課播放的影片，很多內容都是不曾看過的，甚至是不曾想過的，常常都會在看影片的過程中意識到自己其實可能也是個很封閉、不懂的敞開胸懷的人。從影片中的很多細節會反思自己的經驗，在與同學討論後，會得到更豐富的看法。

義大利教育學家馬拉古茲（Malaguzzi）的名言，學生的首位老師是同儕，其次是學校老師，而不說話的校園空間是第三位老師。將舞台還給學生，讓學生成為學生的老師，成為有效學習的重要關鍵。在有機連結的教育中，大學教師扮演引導者的角色，激發學生對外在世界與學習的興趣，養成學生自主探索新事物的習慣、自主學習的能力，並培養思考、分析與做判斷的能力。

三、利用課程設計，觸發引導探索學習

在整體課程設計上，筆者會以紀錄片、讀本，配合小組討論與思考充實、深化學生的理解，接著訓練學生的田野能力，包括認識人、認識環境、訪談、觀察與參與等。在學期前段，邀請相關演講，讓同學先思考有興趣的主題，學期中安排小組圓桌論壇，並與實作交錯進行，旨在行動中引起學生學習動機、深化學生的理解、增加學生課程參與、學習、思考與行動的連結能力。

行動過程中，學生要嘗試自己去找資料、尋找方法解決問題；遇到任何難以解決的困難，可與老師會面討論。過程中也將安排「專題工作坊」，讓同學將疑惑帶回到教室，進行議題與解決策略研討。課程結束前進行整體課程之檢討與反思。這是個由外而內的學習過程！上學期末，一堂高達一百二十人修習的通識課，許多學生在期末作業寫下團隊合作、創意分享帶給他們的莫大收穫，摘錄一位學生所言：

這堂課的咖啡廳分享模式，不會讓某些部分的組員覺得壓力很大，因為是大家輪流講解，也因為如此，每位組員都必須清楚知道自己那組要報告的內容；而讓我們最興奮的是要到每組的「攤位」聽別組的分享，就好像是去逛市集，每一攤都會很吸引人，我們帶著好奇心但不帶壓力的，獲得新觀點新想法或是得到新的刺激來源。

在分享的過程中，大家相處很融洽也是滿歡樂的，而且是互相交流的。不像其他課堂的「上台」報告，台上的同學單向的給予，台下的同學也只有聆聽的份，雖然之後老師都有問其他同學有沒有問題要提問，但是大多數的同學們還是不喜歡在多人面前發言，那麼就算了不問了！真心喜歡這種咖啡廳的分享模式，也希

望老師會將這個模式繼續延續下去，相信多數的同學們應該也會認同，而且還有小點心吃是多麼幸福的事……

有學生寫道：

我覺得咖啡館的形式非常好玩、收獲也滿滿，一開始我以為只是把教室這個場域轉換到另一個沒有桌椅、講台的開放式空間而已，所以報告人和聽者的關係還是不會有任何改變，但事實證明我大錯特錯啊！過程中，大家更像是在互相分享故事，而不是單方面的制式化報告念稿，而聽者給予的反應也很能激發報告者的熱情。在 Q&A 和回饋時，聽者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大多都很有趣，甚至有些評論還能實質幫助報告組別修改他們的缺漏，畢竟旁觀者清，有些盲點是身在局中的報告組無法看見的。

明顯的，絕大部分學生喜歡這種透過同儕學習、高度思考、行動與操作性的課程設計，這種具某種程度的挑戰性，也是學生成就感與學習的動力。由於臺灣學生往往不習慣在眾人面前問問題，小組討論成為非常關鍵的課程設計，在小組中讓學生談出來，一旦話匣子一開，班級氛圍也就熱起來，利於之後的綜合討論與思辯。就如 bell hooks（2009，劉美慧主譯）所言：「對話」作為跨越邊界的開始（p.127）。

四、溫度，會讓學生課程參與度更強

由於有些課程時間在下午四到七點，考慮到有些學生可能肚子有些餓，因此若恰好手邊有蛋糕或餅乾，會帶到班上分享。偶爾的溫度，會讓學生課程參與度更強。就有學生談到，原本他上通識課的態度是經常翹課，或者漫不精心，但細數這學期，他竟然沒缺過課「不知不覺就會想走進課堂！」，雖然筆者在課程中不點名，他也在期末總作業中談到這有趣的反思。

除了課程設計本身的拆解與顛覆性，如前所述，小組同儕的情誼、相互學習，成為一個重要的支撐。這種高度學生參與、涉入，強調透過經驗或體驗，與知識的學習、生活與生命經驗產生連結，是一種對社會變遷下學生特性改變、產業需求改變，並對未來人才需求之回應。

五、經驗性知識的重要性

bell hooks（2009，劉美慧主譯）在《教學越界》一書強調「經驗性知識」的重要性，透過札記書寫，讓學生們彼此分享、讓他們了解經驗的多樣性，她的觀點對於主流的大學「知識」殿堂而言，不僅引起一些教授的質疑，在課堂上也

是另一挑戰，這挑戰與我在課程中遭遇到的問題一樣，學生腦袋裡已然存有「知識」的樣子—拗口、難懂、專業詞彙、理論優位，才是「知識」。

在臺灣，部分學生認為不必念太重的課本、不必考試的科目，就是「涼課」。尤其一路念上來，已經習於囤積式教學方式、習於知識的填鴨或餵養，對於「經驗性知識」或互動式教學方式，有些同學感覺「知識純度不夠」，有些學生不習慣，因為無法可以立刻抓到重點、也沒有人可以幫他畫重點，也不清楚為何要如此做。

就如我在通識課出了「一個人旅行」的作業，有些學生還沒做，就覺得這作業很無聊，質疑這對他未來前途發展沒什麼助益！更有些人一開始就批評作業「不夠具體」，或不知道這作業的意義何在，或許他抓不到想像中的「知識」樣態。他們以為缺乏傳統形式，就是缺乏嚴謹。

對於所謂後段班大學教授與學生而言，面臨的課題又是不同，這是階級的議題。當大學不再是菁英教育後，「大學生」的意涵已經在改變中。學生來自不同階級背景，有更多學生來自貧窮、勞動階級，然而大學教授較少出身於勞動階級。當中上階級的教授遇上勞動階級的學生，他/她們使用的語言不同、符碼不同、慣習（habitus）不同，菁英階級擅長的高度抽象的知識無法一開始引起學生的興趣，教室氛圍因此變得死氣沉沉，也難怪這些學生神遊去了。

換言之，「經驗性知識」對於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學生產生不同的意義。對於不擅細緻符碼的勞動背景學生，「經驗性知識」可以增加知識的可近性，以及強化上課參與度；對於中上階級家庭的學生，可以學習瞭解社會多樣性、學著尊重不同生命經驗的知識。一位學生作業中檢視課程的收穫。

實作部分，也讓我感受到老師想傳達給我們的理念：學習不應該只局限於教室，不應該只是教師單方面的傳達知識給學生，應該是拋開課桌椅講台，自己去發現、自己去動手、自己去學習；透過期中的牙牙學語看文化，我了解到事前做足功課是多麼的重要，尤其想了解的是與我們語言文化差異都很大的對象，因此在溝通的字彙挑選，還有訪問題目都要特別設計，臨場更要針對訪談者的狀況不同適時做調整；一個人的旅行讓我知道學會調整自己心態是多麼重要的課題，當面對同一件事情時，用不同的態度處理將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，以及截然不同的視野。

我更從沒想過期中期末咖啡館的成效會這麼好，原以為進行時不會太熱烈，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每位同學都很認真的在聽報告組的分享，更令我驚訝的是同學們的回饋都很有參考價值，兩方互動激起的火花非常的美好。儘管一學期下來實

在不太輕鬆，而這點老師學期初也提醒過我們，但有付出才有收穫，每當敲著鍵盤打著各個演講、實作、小旅行等作業心得時，都很慶幸自己的付出與努力，一字一句都在記錄回顧著我這學期的成長，只能說這堂課讓我收穫甚多，期待未來的自己，儘管缺少了這門課，仍然用心體會世界、包容了解每個與自己不同的人，及持續隨時隨地自主學習，帶著善良、樂觀、積極進取面對未來。

bell hooks 在《教學越界》一書對大學課堂提出檢討，她觀察大多數的教授缺乏基本的溝通技巧，她/他們無法自我實現，因此時常在課堂上施行宰制及濫用權力的控制儀式，這種方式無法激起學生的興趣。她認為大學的教室應該能夠鼓勵興奮的氛圍，因此不能有一套固定流程來主導教學實踐，教學流程本身必須具有彈性，且能夠隨時調整。

六、結語：讓大學也翻轉吧！

我不追求所謂「流行」，但為了下一代，我覺得大學教室有翻轉的必要。第一，大學教室內學生特性不同，如何讓不同背景學生（性別、階級、族群）對學習都充滿興趣，是作為一位教育系的教授必須要思考與實踐的議題；第二，知識半衰期縮小，讓學生自己學會如何學習，比我們現在能給他什麼內容更為重要；況且「知識」的內涵也在改變之中，透過學生的參與，可以讓他們理解知識的過程，比給予知識更具意義。第三，如何讓知識與生命連結，讓學生感受到學習對自己的意義，她/他們很自然就會走到學習的路上了。

學生學習型態也在改變，這一代的大學生不再像上一代人願意乖乖被塞知識，因為 google 或臉書大神提供他們更多即時的訊息。在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思維的教室之中，我時時提醒自己不用傳統的權威、控制的方式、不濫用權力來維持出席率。大學教授如何嘗試從「經驗性知識」入手，讓不同階級或文化背景的經驗，都能被看見與珍視，並連結到理論層次的思索，這是未來教師可以不被科技取代的價值。

參考文獻

- hooks, b. (2009)。《教學越界：教育即自由的實踐》（劉美慧主譯）。臺北市：學富文化。（原作1994年出版）
- Friere, P. (1990). *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*. NY: Continuum.